

國際譯報

(冊一週每)

期三第

39

卷四第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零八六號

本期目錄

蒙恩成譯作	世界和平的威脅……
斐尼成斯譯作	蘇俄政策的推動力……
威那斯基譯作	爲歷史家的托洛斯基……
易凌譯	資本主義文化的沒落……
向辰譯	……
德國景氣研究所 平健譯	世界貿易展望……
平田抄譯	南美各國經濟現勢……四一
楊華波譯	蘇聯之物質與文化的水平……四五
何雙璧譯	麥克唐納登龍傳……四八

國際譯報社編譯

1933

投稿簡章：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日出版

零售每冊一角二分

- 一、本報以介紹國際情勢及世界知識與文化爲內容，凡合本報內容之稿，亦酌予刊登；
- 二、來稿以語體文爲主，並須加標點符號；
- 三、來稿須繕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能依本報行格書寫尤佳；
- 四、投寄譯稿，請寄原書，如原書不便寄來，則請詳示來處，作者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址；

定價表

全	半	全	半
年	年	卷	卷
五十二冊	二十六冊	十二冊	六冊
四元五角	二元五角	一元二角	六角五分

外埠代售郵費照價加一

- 五、投稿人請開列詳細姓名與住址，以便接洽；
- 六、投寄之稿登載與否，本社不能預先奉覆，原稿亦不能寄還，但滿五千字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還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退還；
- 七、對於來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修改之權；
- 八、來稿一經登刊，每千字酌酬一元至五元之稿費；

九、來稿請寄南京國際譯報社編譯處收，

編譯者：
出版者：
發行者：
經售處：

國際譯報社編譯處
國際譯報社出版部
（南京成賢街一〇七號）
國際譯報社發行所
國際各書局及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國際譯報社發行章程

- 一 本報每週出版一次出版後對於預定各戶儘先發送
 - 二 報費概須照報價先惠否則不寄
 - 三 訂閱須註明起期如不註明即自最近一期起寄
 - 四 定單開出概不退款或更改期數
 - 五 預定來款不足時暫准發報並予通知俟補足欠款時再發給正式定單
 - 六 訂閱者須將詳細住址填明如改變地址或調查未到請註明定單號數以便查考
 - 七 到期如欲續訂時請於前一月通知
 - 八 定價以國幣大洋為準本國現行郵票十足代價但以一角以下者為限外國貨幣照市合價不通用者退還
 - 九 各種刊物欲與本報交換者請寄標本商定
- 預定手續須直接向本社辦理書肆代售價一律與定價表相同不得妄事變更

國際譯報代售章程 二十一年十二月三月起實行

- 一 代售處除承辦零售外并得代辦本報定閱事宜
- 二 代售處無論零售或代辦定閱收費均須照本報規定價目不得妄事增減
- 三 代售處代辦定閱每份准照定價扣除百分之十五為佣金款到本社後開始發單直接寄報以省手續
- 四 代售處須於左列辦法擇其一以為履行條件之保證
 - 甲 押金 代售處須預繳押金若干元在押金額內可自由請求發報每月終結賬一次經售報款除應得折扣外統須即時繳納否則由押金內扣付押金扣完不續交時即行停止發報
 - 乙 鋪保 凡不預繳押金者須於京中覓具妥實商舖作保每月終結算一次將本月份銷售數目連同扣淨售款一併開單逕交本社營業部或由保證處代付遇有不清除停止發報外所欠之款合法手續向保證人索還
 - 丙 現批 凡願代售本報而不能預繳押金及在京覓保者可用現款交易
- 五 代售處每期銷數在五十冊下者給予佣金百分之二十五(即七五折)在五十冊以上者給予佣金百分之三十(即七折)
- 六 凡代售本報每月在百冊以上者得自行刻製國際譯報社特約代售處印章及懸牌於門首
- 七 繳款須用通用銀鈔郵票代洋以一角以下者為限不折不扣外埠匯款其匯費郵費概由寄者担負如有中途遺失情事本社概不負責
- 八 代售處對於代售本報應負保管之責
- 九 除採用第四條丙項辦法之代售處外經預先聲明允予退貨郵費由承銷者担負污損散亂者不收
- 十 承辦代售者為謀增加銷路起見所自為之宣傳費用歸代售者自行担負

世界和平的威脅

蒙恩(Parker Thomas Moon)著
有成 譯

本篇原文載現代史料五月號，作者蒙恩氏，著有「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法國外交政策」等書，乃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及「政治科學季刊」的編者，本文分析數年來的世界政治頗有洞若觀火之象，故亟為選譯於此，以饗國人。

近三年來，世界大事的擺錘，迅速地，表示預兆地，從一種烏托邦的和平與盛景象，搖到正相反對的經濟恐慌，政治不安，及戰爭危險的極端。把一九二九年的希望，及一九三三年的恐怖，對照起來，至堪驚人。這其間的史實，我們必須企圖了解，方能對於世界的將來，有明晰的觀察。

戰雲現正瀰漫於兩大洲，且有延及第二大洲之勢，可是在一九二九年我們尚在慶祝凱洛格非戰公約的批准。日本現在是退出國聯了，可是在一九二九年國聯第十次大會席上，安達先生尚表示日本忠於國聯，及願意裁軍。胡佛

世界和平的威脅

總統及麥唐納首相，時正計畫五強會議，來把海軍競爭結束，預備委員會却正草擬一種軍備限制草約，來給全世界簽字。在這充滿希望的同年，美國簽了世界法庭議定書，這議定書現還未被上院批准。當楊格計畫定出來，作為賠款的最後解決辦法，法國最後把她和美英二國的償債基金協定批准了的時候，關於戰債及賠款的長期苦爭，似乎已到了一個幸福的結束。法人誓言在一年期內退出德國的萊因蘭，這似已開西歐和解的新紀元。真的，全歐都大約要聯成一個和平的聯邦了。是一九二九年九月的事：偉大的法國的和平使者，白里安，以其組織歐洲聯邦的提議，感

動世界。三年前，人們講及「歐洲合衆國」。胡佛總統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說，和平的景象，「從沒比今日更爲光明」。世界是到了烏托邦的門限了！

烏托邦消滅得太快了。歐洲合衆國，不能實現。楊格計畫在第二年便崩毀了，戰債協定也隨着崩毀。經濟的癱瘓及財政的恐慌，掃蕩過全世界。軍縮會議觸着沒有誠意的暗礁，而不能前進。戰爭起於遠東南美，國聯似乎無力，凱洛格公約成爲廢紙。歐洲又漂向一九一四年悲劇復演的地方去了。

自希脫拉像暴風雨般到波次但 (Potsdam) 爲德聯邦的國社黨迪克推多以來，歐洲的天空又突然變暗了。可是暗雲老早已在聚集。德人的愛國心，從不曾接受凡爾賽的判決認爲確定。自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簽字到現在，德國已有不斷的反和約的國民運動。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這個運動，給一個大政治家史脫列斯曼博士聰明

地引導在和平軌道內，史氏的政策，是「把法國節節擊退，因總反攻並無可能。」

史氏恰把政策實現了。他得到法軍在一九二四年退出魯爾煤區；藉洛加拿條約，他得到英意幫助反對法國將來侵略的保證；他解放了萊因蘭，使免於聯軍佔領。還不止此。德國的賠款償付，一減於一九二四年的道威斯計畫，再減於一九二九年的楊格計畫。德國獲得了國聯理事會一個強國的永久席位。

史氏的持久戰略，是太過忍耐了，不能滿足德國國民主義思想的狂潮。德國人民認凡爾賽和約爲一個反正義的暴行。就對於一有罪的國家，牠也要成爲不可容忍的苛罰的。然而，大多數德人，都相信德國無罪——至少和其他國家一樣的無罪。德國發表了自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的她的祕密外交公文書，以資證明，在英法二國還沒有坦白地這樣做以前。

對於相信德國無罪的德人，激越地反抗和平條約，是情感上容易做到的。他們穿上褐衫，跟希脫拉去，却希望解放德國，恢復國家的偉大。國社黨黨員，許多是青年人，他們看到除加入該黨奮鬥以外，沒有辦法可以避免個人的貧窮及國家的恥辱。貴族黨及退伍軍官，君政主義者及反動派，各有其贊助國社黨運動的理由。可是較足使我們注意的，還是楊格計畫，華爾街的破產，法國的政策，及軍縮會議等，幫助希脫拉得勢的情形。

一九二九年的楊格計畫，須要德國作五十九年的不可能的「進貢」，這不僅激惱了德國國家主義者，而且太有損於德國的金融信用。華爾街的破產，實業界的不景氣，把事情弄得更壞些。實業的失敗，在一九三〇年，來得濃密而疾速。德國的失業人數，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及一九三〇年九月間，不僅增加了一倍。希脫拉的黨徒，也增加了一倍多。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的選舉，國社黨獲得第一次的驚人

世界和平的威脅

勝利，得要逾六百萬，爲一九二八年的八倍之多。希脫拉的勝利嚇慌了投資家，他們迅速地把資本從德國運出；失業，及不滿的增加，希脫拉主義的興盛，乃必然的結果。

或者就是這個極端國家主義的高潮，才使一個欠小心的德國外交部長，在一九三一年企圖勇敢的國家主義的一擊，宣言將和奧國締結關稅同盟。當法國及小同盟國梗阻這個預定的設計時，國社黨更得多一個理由，來證明一個無畏的國家主義迪克推多的需要。而且，關稅同盟的危機以後，跟蹤來的是奧國的財政危機，及資本從德國驚人的飛出。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德國有失業人數六百萬，一九二九年却只一百五十萬。是月希脫拉得票一千一百萬，爲候選總統之一；他的徒屬在十八個月以內，也幾乎增加了一倍。一九三二年往前進行，經濟狀況愈變愈壞，德國的廢除和約的企圖，碰着新的挫折。七月的洛桑會議，德國代表團，要求完全取消賠款，或廢棄「戰爭罪惡」學說，都

沒有得到。同時，日內瓦軍縮會議席上，德人要求軍備平等權，也遭反對。就在此月月底，國社黨在新聯邦議會上，得票幾及一千四百萬。

勝利現在是不遠了。十一月的又一選舉，國社黨得票少些，但在一九三三年，一月，總統興丁堡決定任命希脫拉爲總理。現在國社黨的地位，是可以箝制輿論，威脅反對派，選一新聯邦議會，而從此議會得到希脫拉四年獨裁的准許了。

希脫拉當權的最初兩月，在內政方面是夠殘忍了，但對於外面的危險的強國，却異常溫柔。在這點，他是遵循了最優的法西斯傳統辦法。假如他是和莫索里尼一樣的技巧，他將能把他的黨徒的愛國熱情，移到小心的路線去。但如他依照國社黨宣傳所指出的程途走去，前頭便是戰爭。國社黨運動已喚醒一種對於廢除和約，軍備平等，殖民地，與德聯合，取消賠款，及「波蘭狹窄地帶」(Polish

Corridor)，等項的強有力要求。

上述要求，有的並不特別含危險性。凡爾賽和約的大部，已在某種情形下，成爲廢紙或取消了。德意志已亡帝國的一二殖民地的歸還，是十分可料想的。賠款已減至這麼的低，完全取消只是一件關乎感情，而不關乎財政的事。廢除和約上的「戰爭罪犯」條款，也許較難些，因許多國家的輿論還未十分同情於戰前文書的刊布。其認真嚴重的爭議，是與國，波蘭狹窄地帶，及軍縮之項。

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法國已反對德與奧聯合。德奧聯合之後，奧人的投票，可對德國的政治有緩和效力，法國政府較少想到，較多想到的，是單純的算術上的事實；德與奧合，所增土地人口都要比大戰所失爲多。這種想法或者是錯誤，却是很自然的。聯合之後，大德國的德人有六千九百萬，法人却只四千二百萬。是以這種聯合，除非得國聯理事會的一致贊同，是被和約禁止了的。和約條款

，又以一增加的協約（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的著名洛桑議定書第一條）增強其力量，該項協約是因奧國急需國際借款，乃迫奧國簽訂的，規定奧國不以任何經濟上的或財政上的經營，而為妨礙自己的獨立之事。維持上項協約，為一九二四年法國捷克斯拉夫間盟約的宗旨之一。法捷二國是具有嚴重的意思的，等到上面說過的德奧關稅同盟在一九三一年宣布時，便可證明；法國的財政的助力，從奧國收回來了，該案告狀到國聯理事會及世界法庭了，該項計畫，乃於世界法庭交下反對意見以前二天打消了。最後，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奧國又須借一筆債時候，一九二二年的議定書，又以一新的洛桑議定書而加強其力量。這些就是阻礙大德國實現的協定和政策。

還有更困難的，就是「波蘭狹窄地帶」的問題。和約的這點，隨歲月的遷移，而愈多爭議，愈多危險。由許多德國國家主義者看來，這是最不公平的，值得以戰爭求伸雪

世界和平的威脅

的冤屈。可是於波蘭人看來，「狹窄地帶」並非「一塊狹長地方，以人力強從德國領土上割下，給波蘭以出海口的」；反之依牠的名字 Pomorze 所指，牠是歷史上波蘭的一省；在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於十八世紀後期奪取牠以前，牠為波蘭的一部者，歷若干世紀；牠的人口，波人常多於德人，現在却有百分之九十是波人，牠又為三千二百萬人民的波蘭國的一個天然出海口。

有許多人預斷，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以「狹長地帶」為起點。德國要收回「狹長地帶」，須經兩場戰爭，一場是克服該地的戰爭，第二場是抵抗波蘭的報復戰而保護他的戰爭。現在的「狹長地帶」情況，就作一場戰爭，也還沒有正當而充分的理由。然而，要波蘭當局改變政策，却有很大的理由。

波蘭已由和會犧牲一個驕傲而強有力的鄰邦，而這麼慷慨地賜予了「狹長地帶」，波人本可大量地對待德國，而

不去抓一個尚未治愈的創傷的。他們置德國經過「狹長地帶」的交通，於許多規條之下，及使受許多麻煩，德國貴族在東普魯士有產業的，都爲之惱怒。波蘭當局驅逐許多德人有不動產業者出境，及干涉在波蘭內的德國小學，給予德人很多不平之事。德人的申訴，傾入國聯理事會及世界法庭去，波蘭被發見爲超出其法定權利者，不止一次。至少我們可以說，波蘭的政策是失策的。

至關於但澤市，波人尤其欠小心。但澤市自然不是「波蘭狹長地帶」的一部，却是一個自由市，本質地屬於德國，從德國劃分出來，給波蘭以一個波羅的海的海港的。但澤市民，不願以其民族情感來交換增加的生意，或者是見解錯誤。他們的海運和貿易，比戰前的地位增加了三倍，但他們還是沒有友誼的。在另一方面，波蘭人却以小侵害來使但澤市民及德人害怕，設立波蘭郵箱，企圖在但澤鐵路上行使波幣，泊軍艦於但澤市附近，駐軍隊於威斯脫布刺半島，等等。更不好的是，波蘭在帶尼亞建設一個新

港，離但澤十一哩遠，和但澤競爭。這自由市由此成爲德國對波怨毒的矛尖。

匈牙利的冤抑，也久已爲歐洲政治的一個紛擾的原素，好戰的匈牙利的密整軍備，已惹起真正的恐慌。匈牙利的國家主義者，要求收回給羅馬尼亞及捷克斯拉夫取去的某些邊疆，是有其強固理由的。夠不幸的是，羅捷二國還沒準備作這麼一種犧牲，她們也不敢擔保該項邊疆交還以後可以滿足匈牙利的慾望。

給予上述及其他「傷處」以不祥的意義的，是戰敗國內極端國家主義者認劍爲一製作地圖工具的傾向。分開來，戰敗諸國，或者沒有一個敢再冒戰爭的危險；合起來，她們也還是弱的。這四個多少解除了武裝的國家。自希脫拉向德國共產黨進攻以後，她們不能依賴蘇俄幫助。然而，她們對於意大利却希望多些。在一九三三年希脫拉在德建設一個假僞的法西斯蒂獨裁制時候，世界民衆都發生疑問：

一個「迪克推多的聯盟」會不會排起隊來反對德謨克拉西？

然而，莫索里尼却有一個和平的修改條約的計畫。依他三月間對麥唐納首相所解釋，他的目的是要拉法英二國和德意二國加入條約修正團。這四大強國，要在一起工作，來把頂壞的不平之因除去，而保持和平。比莫氏計畫尚未披露的詳情爲更重要的是，麥氏願意拿到這個計畫，把牠認真考慮，表示他的同情，對議院宣言，『凡條約都是神聖的，可是沒有條約是永久的。』這話許是無可置疑之真理，但是在此情況下，却是一個政治上的炸藥。假如麥氏的話是認真說的，那麼，他是立意用英國的力量來改變現狀。

那麼，一個不智的和平之快要倒塌的構造，將讓法國及其同盟國來防護了。修改和約的觀念，於法國爲被咒詛的東西的，已十有多年。當很重要的國民利益發生危險時，這種法國態度便被採用。然而這些利益，有許多已不存

世界和平的威脅

在。再沒有任何理由來防護凡爾賽和約的賠款之章，或萊因蘭佔據條款，或經濟之章了。薩爾盆地的條款，再過兩年便滿期了；敘里亞的委任統治，曾是一個禍水；就解除武裝條款，法國政治家現在看出，也再難強制執行了。還有什麼呢？爲着重起見，我們或可說一個張大其辭的話：法國現在反對修正條約，將保障她東歐同盟國的財產，而非保護其本身直接而重大的利益。

這個離奇的局面之所以產生，皆因一九一九年間，法國政府，由傍卡累，克利蒙梭，及泰迪歐一類人物支配，對於軍備，戰略的邊疆，及同盟，比對於正義或一個國際聯盟，更有信仰。要保持傍氏諸人所得的那種和平，同盟當然需要。漸漸地，法國的外交及法國的財政，建築起一種新系統，與比利時，波蘭，及捷克斯拉夫結軍事同盟，與羅馬尼亞及優哥斯拉夫結訂約束較小的同盟。雖然小同盟國從不會完全免於紛爭，或完全受法支配，牠曾被一般

地視爲法蘭西系的一部。在一九三三年，法國派，包括波蘭，小同盟國，及比利時，有常備兵一百六十五萬，有訓練的預備兵一千一百萬，可爲條約的神聖及邊界的永久而戰。然而法國，波蘭，及小同盟國，通通表示極端膽怯的徵象。軍備不足以擔保安全，我們不能想像出此比爲更好的證明了。

如不明瞭上述的政治因素，世界軍縮會議的猶豫，便要不能了解。當軍縮會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開會於日內瓦時，牠的前面已有一篇留心預備好的草約，目的在限制軍備，而不企圖解決德國平等，條約修正，及法國安全等政治問題的。

這個會議，很迅速地移到十分不同的入路了，即所謂「質的裁軍」的原則，意即廢除特別有攻擊性的武器，像大砲，坦克，轟炸機，大戰艦，潛水艇，及瓦斯戰爭之類。這個觀念很得全世界輿論及許多國政府的注意。這許是給

予德國以某種平等的辦法，因爲德國已被凡爾賽和約剝奪了這些武器。這許可給予法國，以至所有國家，以一些安全，因爲沒有了這些攻擊武器，侵略和征服，要遠較困難。這將使美國能夠促進裁軍，而無需負擔起任何新的政治責任。

質的裁軍計畫，雖似乎很巧妙，但不久便碰了兩個大阻力。陸海軍專家開始辯論：戰艦究竟是無不良影響的自衛武器，抑是極大的攻擊機關？坦克可不可以重至二十、二十五，或至三十五磅，而不成爲攻擊性的？六吋和八吋口徑的砲，是否比四吋口徑的更爲可怕？第二點，法國及其卵翼下的國家，都不願和德國居於同等武備條件上，除非她們能夠建設起一種國際警察，來鞏固國聯，而担保安全。

恰當會議似乎近於失敗時候，胡佛總統作其壯觀的企圖，提出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胡佛計畫」來挽救。

他提議把軍備約減三分之一，而兼廢除坦克，大砲，轟炸機，及化學戰爭。但因他不能滿足法蘭西的安全要求，這個計畫較得德，俄，意的歡迎，而不得法國的同意。英國代表團，也持批評態度。是以美人，須得讓胡佛計畫被削弱（給劣跡昭彰的「七月決議」）至不能滿意任何國家田地。

然後真正危機來了。是年夏，國社黨得了一千四百萬票，德國政府要求修改凡爾賽和約的軍備條款，以退出軍縮會議為恫嚇。德人的情感及德人的論辯，是太強有力了，再不能不睬了。十二月間五大強國協商結果，德國被答應「在可給所有國家以安全的制度下，有平等權利。」一九三三年三月麥唐納莫索里尼的談話，且進一步暗示，德國可加入四強之羣，來放慮條約不平的修正事宜。而且，麥唐納先生提議解除德國的凡爾賽裁軍條款的拘束，并建立歐洲德，法，意，波等國的常備軍，一律二十萬人。

世界和平的威脅

這個驚人的提議，是英首相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所預備的總裁軍計畫的一部，作為挽救日內瓦會議免致歸於無用的一個最高努力。德國將給予以在歐洲的軍備平等，但法意二國因為有殖民地的緣故，法得多設常備兵二十萬，意得多設五萬。德國可以免除凡爾賽的海軍限制，但海軍建設將暫停競爭，直至一九三五年再開海軍會議時候。各大強國將減空軍至五百架飛機（德國沒有飛機的除外），完全廢止空中戰爭的進一步交涉暫不解決。這些，自然是妥協辦法，像麥唐納所坦白地承認。

麥氏計畫最有趣要點之一——或者決定點——便是：適應法國的安全要求的企圖，不是創造一種國際警察，但供給一種根據巴黎公約的商量的協定。麥氏在作這樣的提議時，須得留心顧到法美的對立地位。法國，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赫里歐軍備計畫上，曾提議以實行凱洛格公約，經濟制裁侵略國，及不承認不合法獲得，為任何真正裁

軍的代價。美國却曾由國務卿史汀生創立不承認原則，宣言願意商量。麥氏所做的，是要向美國作最小限度要求——僅只答應在戰爭或戰爭恫嚇事件上和其他強國商量。這樣，裁軍問題便回到施行凱洛格公約問題上來了。

實行凱洛格公約，已成一很實際的同題。儘管凱洛格公約非戰，日本已克服了滿洲，血戰於上海，侵入中國熱河省。在南美方面，波利維亞與巴拉圭間的查哥衝突，已成一真正的戰爭，又一戰爭已起於勒特西亞，是爲哥倫比亞與祕魯之戰。在這三個情節內，都祇用戰而不宣的簡單方法來避免凱洛格公約。顯然地，光是公約的存在，並不足以防止戰爭；只防止了宣戰吧了。

國務卿史汀生，爲緊急事態所迫，曾實驗過幾種擁護該公約的方法。同文通牒送給中日而罔效。對日特殊抗議失敗了。集中美國太平洋艦隊，及恫嚇着要以華盛頓海軍條約爲廢紙，也屬徒然。史汀生實驗之最有趣的，是不承

認主義，由美國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宣布，以同文通牒給中日二國，并受三月十一日國聯大會的支持，又用於南美的查哥衝突，於八月三日用同文通牒致波巴二國。就至於這個恫嚇，不承認蔑視公約的征服之任何所得，似乎也不生效力。除非能發見某種方法，可以決定公約究已被破壞與否，并由誰破壞，公約是難使生效的了。

國際聯盟出乎意料地證明其爲解答這樣的問題的有效工具。懷疑派向來否認：國聯會敢制裁有意戰爭的一個強國。這種懷疑論流行了十七個月。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滿洲敵對行動爆發起，至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大會宣告答在日本期間，國聯遲遲其決斷。其中是有許多理由的。光只遠離日內瓦這點，已使滿洲的調查及報告延遲幾月。是項爭議是極度錯綜的。英法各有其不予干涉的理由。而且，抑制日本將不是容易的事。歐洲產業不景氣，及事態的不定，使勇敢行動較少可能。而且，國聯有

一個時期努力追求能得美國贊同的方法，不再使用向來發見爲有用的技術。

然而，到底國聯的方法是用了，在盟約第十五條下，大會正式草就報告，用無線電播散到全世界去。這是現代史上一件大事。這個證明：就在一真正危險的衝突，包含一個澈底堅決的強國，影響所有種類的特殊利益，呈現特別困難的事實問題上，國聯的公平考察，公告，及會議的方法，最後能產生一個一致的判斷——除着有過失的國家表示異議外，大家都一致的。特別有意義的是這個事實：在這個決議以後，華盛頓的國務院連忙宣言：美國和國聯的決議「大體同意」(in general accord)。華盛頓雖還保持着「獨立判斷」，可是最後美國已從實際經驗發見：聯合世界輿論來反對破壞凱洛格公約的最實際方法，是國聯的辦法。

國聯已覺有了勇氣來裁判日本，一九三三年三月又進

世界和平的威脅

行來判斷秘魯了。國聯無線電台，再發出一個廣播給世界，此次是由理事會，勸告秘魯應退出勒特西亞爭議區域。於此華盛頓國務院，又表示歡迎國聯的動作。

勇氣的復活，並不是毫無冒險的。日本宣布其退出國聯的意向，祕魯或者要跟着退出（譯者按昨見報載，祕哥二國已接受國聯調解，退出一層已不成問題）。假如歐洲的軍備會議及條約修改要失敗的話，德國也許又要跟着退出，許多德人已這麼恫嚇着。在另一方面，國聯已從華盛頓得到顯著增加的協作和道德支持。美國或將止於此，而不願考慮對於公約破壞者施行禁運軍火或經濟制裁的協作與否，還是一個未決的問題。上項問題如何解答，最後可以決定遠東方面及南美方面的結果，及軍縮會議的命運，歐洲的和平，世界的安全。

五，卅脫稿於南京

蘇俄政策的推動力

斐尼斯(Edgar S. Furniss)作
古有成 譯

共產黨對於國際發展的特殊概念，在形成蘇俄對內對外的政策上，佔一重要地位。共產黨領袖，看到這個世界爲帝國主義國家所組成，他們野心的衝突使他們的戰爭爲必不可免，他們資本主義的制度驅使他們穩向進攻蘇聯的路上走。就因這種對於世界大事的見解，才使蘇俄當局以這麼急速的步武，來推行蘇維埃社會建設計畫。

計畫經濟的原則，本身並不包含任何社會改變的特殊率。蘇維埃經濟計畫，其所要求的進步速率，也許比預定的拘束數字，紆徐得多。步驟慢些，也許現在須待俄共黨領袖解決的大多數問題，不會發生，因這些困難，均由消耗性速度而起，而非由計畫本身有任何根本缺點。第一次五年計畫，就生產品的分量上，生產品的性質上，及生產費上來說，均部分地失敗，其原因即在於此種速度。而且

，要求俄國人民出乎容忍力以外的犧牲，由是而使蘇俄政治支配力緊張到極度的，也是這種改變率，而非計畫之最後的社會宗旨。把俄國從前此落後的地位，一跳跳到工業化國家的前列，并把俄國農業的中世技術革命，通通在幾年的時光內做到，這個企圖，由於對投資的消耗，長期不斷的勞工過勞，及已成習慣和生活方法的突然改變，都要求收入之分外的離開常規。人民對於這些情況的反動，從蘇俄迪克雅多已不得不採用漸增嚴厲的手段，以保持其支配權，可以看出。

蘇俄領袖，並沒有忘却他們決心強行社會化步驟所包含的危險。但當他們想起世界情勢時，他們便不顧時間短促，和逼近的不可避免的戰爭賽跑，熱狂地工作。假如蘇聯的經濟發展，還沒有達到本國自給自足程度，及其基本

組織還沒有這麼完全社會化，致有退入資本主義的危險。這時候，任何廣大的戰爭，都要推翻俄國共產黨的計畫，縱使俄國非參加戰爭的一員；至使蘇聯捲入旋渦的戰爭，却將把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希望毀滅或無窮延期。五年計畫，是在一短促而靠不住的和平期間內，在俄民習慣上建設社會主義，及使俄國再不依靠資本主義的敵人的一個拚命努力。

這個努力，已證明在定限時期內完全實現之不可能。這層現在已被蘇俄統治者承認了。現在可得的一九三二年的生產統計，把蘇維埃計畫失敗，作一相當恰切的量度。煤產量，預定為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實際得六二，三〇〇，〇〇〇噸；銑鐵產量預定為九，〇〇〇，〇〇〇噸，實際得六，二〇〇，〇〇〇噸；薄鐵產量總共四，三〇〇，〇〇〇噸，預期的為六，七〇〇，〇〇〇噸；油產額二二，二〇〇，〇〇〇噸，計畫表所列為二七，〇〇〇

蘇俄政策的推動力

，〇〇〇噸；電力生產量與計畫上的比較，為三・五與一七之比；耕地比預期的短少一八，五三二，五〇〇畝；鐵路運輸比計畫表所列低百分之二十二。這一切數字，都表示巨大的進步，但與俄共黨以其國際戰爭的淒慘預言為推動，而企圖『鞭策全國』——這是史大林的短句——達到的程度，却較低了。本年的計畫，反映出俄當局相信第一五年計畫步驟太快的心情；一九三三年的目的，在上述一切種類的工業上，除掉一個例外，都定得比一九三二年的為低。

上述對於世界大事的同樣見解，過去現在都是蘇聯外交政策的支配因素。蘇聯對於世界大戰後保持和平的布置，從未予以任何信賴。國際聯盟，蘇維埃官報公然嘲笑為一個偽善者的虛飾。俄國和國聯發生關係，在國聯保護之下參加日內瓦會議，大概受宣揚國威的宗旨所驅使。她為凱洛格條約之一員，及和鄰國結訂許多相類的條約；可是像她那樣杜撰戰爭為資本主義制度一個必不可逃結果，她

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條約是沒有真正信心的。他所以注意這些布置，是要把戰爭儘量延期，藉以得到完成其社會建設的時間。

這同樣的注意，掌管着蘇俄和個別國家的關係。凡可使她參加其他兩強國間的戰爭的同盟，她都並沒有加入，但會努力和一切將來會衝突的國家，建設中立的關係——在遠東和中國及日本；在歐洲和法國及波蘭，和德國及意大利。關於滿洲爭議，聯合各國來反對日本，這是和蘇聯政策大相違背的事，誰也可以斷定，她會拒絕國聯的這種邀請。和這個政策相諧一的是：蘇聯過去十年在歐洲的戰略，是扶弱抑強，以延遲戰爭。相信戰爭的不可避免，現階段共產主義發展的需要，使蘇聯成為和平的一個積極實行者。

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在日內瓦的演說，為關於這些事件蘇聯態度最近的公表。這個演辭，依蘇維埃政府機關報

「伊士凡斯大」所分析推諷，不啻宣言：蘇聯將不為任何鬥爭的左右袒，但將繼續催促戰爭的廢除及完全的裁軍。『但李維諾夫的宣言，不僅目的在反對各國對於有革命運動的國家的干涉，且以蘇聯的名義，担保對於有反革命運動的國家不加干涉』。——這是對德國，波蘭，及羅馬尼亞保證：蘇維埃政府，將不以實力支持她們的共黨作階級鬥爭。攻擊凡爾賽和約的國界協定的國家，希望俄國支持，在此演辭上，俄國也有一明白的答覆。這些協定被指摘為『在許多情節上並不和國家利益相當』，可是蘇聯却堅決主張：『所希望的改變必須從協商去產生，而不以武力』。

在此時期，俄國一面外表努力促進和平和裁軍，他方面却迅速的擴大軍事力量，這於許多人看來似乎是偽善的一個證據。在過去五年內，紅軍不僅數量上大增，但軍用品方面也已完全改變，成為最強大的現代戰鬥機關之一。普遍服兵役的義務，以一種選擇制度而實施，揀出最